

一、摸索 / 難忘的少年時光

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，用蠟筆畫砲戰的情形，被級任老師汪乃文拿到黑板上張貼，得到鼓勵對繪畫發生興趣。看到汪老師畫的風景水彩畫，一筆一筆乾淨俐落，尤其是小溪流的倒影覺得特別好看，很羨慕他畫得那麼美。三年級有一天到洪同學家，一起用水彩畫〈愛馬之日〉徵畫比賽作品，我畫了一幅一個學生抱著馬頭親密樣子，結果得了獎，受到很大的鼓勵，此後常用鉛筆畫各種飛機和軍艦。高等學校畢業後於1946年9月考上屏東師範學校，四年級普通科每週有兩節美術課，接受池振周、楊造化二位老師的教導。

——摘自2009年〈何文杞自述〉



〔左圖〕
啟蒙老師汪乃文
（左）出席何文杞
（右）畫展。

〔右頁圖〕
何文杞
H夫人（局部）
1957 油彩、畫布
116.5×91cm



感懷啟蒙老師汪乃文

何文杞於1931年（昭和六年）2月1日出生於屏東大埔。父親何惡仔，母親葉名雙。何母雖然生了八個孩子，何文杞排行老五，但大姐三歲時因感染瘧疾而離世，四哥及六弟出生不久後也過世了。小弟（葉）文瑞，自小就過繼給何文杞的舅舅葉亮財。舅舅曾當過屏東市慈鳳宮主委及市民代表，有兩個女兒，想要領養一個男孩，原本何母捨不得，但有人說如果不過繼給別人，可能也養不活，何母才依依不捨地將年僅一個月大的弟弟過繼給舅舅。

何文杞父親的故鄉在竹南淡文、尖山腳一帶，何母是竹南中港人。何父算是第一批從新竹南下發展的前輩，所以許多後到的同鄉都受過他的照顧。在何文杞的記憶裡，小時候家裡開過雜貨店、洗衣店，也賣過木炭和手套，由於父親做生意營業場地的需要，所以搬了好幾次家。何文杞仍記得：「我在屏東市民族路舊稱十五間的地方出生，當時重慶路到中山路中間的民族路只有十五間房子，我住在倒數第二間，記得當時家裡開雜貨店。之後（約三、四歲）是住在位於現在媽祖廟和全國電子



何文杞1937年屏東公學校第一學年入學紀念照（第一排右3淺衣者為何文杞）

之間的中醫診所隔壁，家裡賣木炭。後來搬到重慶路舊稱十一間的倒數第二間，開手套加工廠。二年級第三學期搬到民權路，舊明明堂眼科隔壁，大哥開洗衣店。六年級搬到中正路河南診所隔壁，高等科一年級時又搬到十一間的舊址，臺灣公論報社隔壁。」

何文杞六歲入學，汪乃文老師擔任一、二年級導師，他會畫畫、寫書法、彈鋼琴，是何文杞心目中的偶像。據何文杞回憶：「記得有一次畫畫課時，汪老師發下圖畫紙和蠟筆要我們畫想像畫，我畫了砲兵打仗時搬砲的景象，老師覺得畫得很好，把畫貼到教室後面，並選我當圖畫選手，把畫拿到校外比賽，讓我開始對畫畫有了自信。當時繪畫課沒有特別的技法指導，但因為是在戰時，所以老師在上課時會講述一些戰爭的題材，供我們創作。」

汪乃文老師不但是何文杞的啟蒙老師，啟發他在繪畫上的興趣，同時在何文杞人生的好幾個階段都曾擔任重要的諮詢者，與他互動最為密切，是何文杞至今仍念念不忘的恩師。在何文杞的記憶中，因生逢戰



〔左圖〕
何文杞 父親的畫像 1953
油彩 65×50cm

〔右圖〕
何文杞 母親像 1953
油彩、畫布 65×50cm

【右頁上圖】

何文杞畫室一景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【右頁下圖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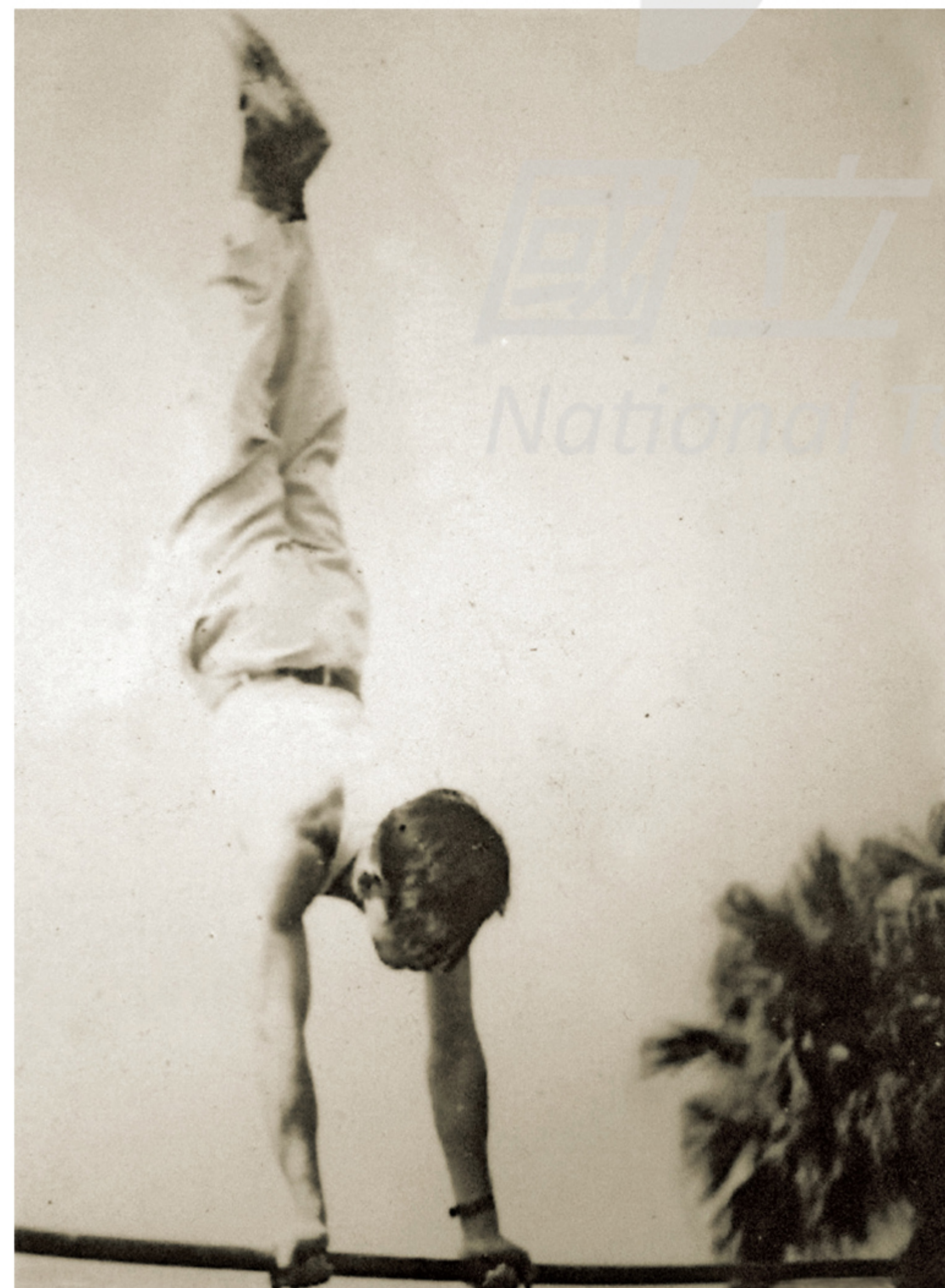
何文杞進行中的畫作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亂時期，汪老師雖無特別的技巧傳授，但他在課堂上總是講述戰爭的故事，供學生創作，相信是何文杞日後創作中出現隱喻的因子之一。三年級時，何文杞依據日本雜誌上的圖片，畫了一張水彩畫〈愛馬之日〉，內容是描述一個小學生抱著馬頭很親密的樣子。因為覺得畫得不好，何文杞要丟掉，結果被班長要去，報名參加校外比賽，之後更得了獎，這件事更是建立了何文杞在繪畫上的自信。

公學校（小學）四年級時，何文杞看到歷史課本裡有一張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的騎馬打仗圖，非常喜歡，就拿彩色鉛筆畫在四開圖畫紙上，從下午四點畫到晚上十二點，捨不得停下來。根據何文杞的描述，這件事還有一個很懸疑的插曲「畫完圖畫以後我去洗澡，由浴室走出去，巷子裡有一個長髮的東西向我直撲而來，我嚇得大叫一聲，後來就連續生病一個月。」

孩子王差點成了少年飛行兵

何文杞讀書時，勤練田徑及單槓運動。



何文杞小時候非常好動，一年級就開始嘗試單槓運動，相當喜歡，練習時曾摔得滿臉鼻血，為了怕母親責備，還謊稱在回家的路上被流浪漢所傷，隔日即使傷口尚未痊癒，他仍背著母親繼續練習單槓運動。小學二年級時藉由看中學生練習單槓，就學會了單槓的「蹬足上」。三年級學會「迴轉」，五年級就會「大車輪」了。那時家裡何文杞年紀最小（除了過繼的弟弟），因此備受家人疼愛。

何文杞邊回憶邊說：「哥哥從不要求我幫忙家裡的生意，總是將我趕開，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爸媽對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天黑前要回到家。所以我每天都在學校先將功課寫完，一放學就和同學跑步到六塊

厝玩。我們一群人帶著小刀、鹽，到鐵橋下抓蝦子，用草綁一綁就拿來烤。當時沒有零用錢，鳥吃過的木瓜最甜，我們常拿來解饞。冬天吃採收過的甘蔗頭，或挖收成過的番薯田中遺漏未收的番薯來烤土窯。興致來時，我還會拿土塊刻飛機或坦克車。五、六年級時曾用土塊刻了一輛坦克車，一位高姓同學看了很喜歡，堅持拿彩色鉛筆和筆記本和我交換。」

因為愛玩，所以何文杞在班上的成績並不出色，二年級時是全班第二十二名，後來卻愈讀愈好。究其原因，與他上圖書館看書有很大的關係，根據何文杞的說法，他從小就是孩子王，常帶頭領著其他小朋友這兒逛逛、那兒逛逛的，到處尋找好玩的事物。因此小學時也常去不太遠的屏東市立兒童圖書館看書。記得有一次因為剛巧他讀過「條約」的解釋是什麼，當老師在課堂上問到此問題時沒有人答得出來，而何文杞卻答對了，大家都很驚訝，從此他在班上小有名氣，對自己也更有自信了。





何文杞部分作品集
(藝術家出版社攝)

在所有的科目中，何文杞特別喜歡數學，題目一做再做，幾乎要背起來了，所以考試時一看到題目就會做，六年級時成績已進步到前十名。當時他的願望是讀高雄工業學校，將來當工程師，但家庭經濟情況不允許，所以只好去唸二年制高等科。當

他就讀高等科時，因為羨慕唸中學的同學可以學英文，也想自學，就到書局買書，那是日文寫的英文書，一本一毛八，他就將每日一毛的零用錢存起來，存了十八天後將書買下。然後藉著看書上的嘴形圖案及日文發音自學。一段時間後，他請讀中學的好友戴成仁、簡英世唸一遍課文給他聽，結果發現發音方式與自己的一樣，使他對自學英文信心大增。

藉由不斷地學習，何文杞甚至連躲空襲時都以讀英文來打發時間，努力終有回報，就在他讀師範學校一年級時榮獲了英文朗誦第一名。這種自學英語的習慣一直持續著，這項能力對何文杞之後到歐美辦畫展、演講及旅遊寫生，與外國人用流暢的英語來應對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大戰時，何文杞的大哥因為身體不好沒有當兵，二哥和三哥則分別被派到新幾內亞和印尼當兵。母親在何文杞高等科一年級時因營養不良及肺癆而過世。當時由於二位哥哥正在當兵，所以根據何文杞回憶，在母親的葬禮時有不少日本官員來參加。根據何文杞的自述，小時候對日本人的負面印象，源起於他經歷過的二件事：

當時日本鼓勵人民說日語，國語（日語）家庭會獲得比較多的配給米。有一次我在路上講臺灣話，當街被日本老師打了一巴掌，很不服氣。日本小孩常笑我們講日語有狗仔腔，所以雖然日語講得不錯，但不

太喜歡講。

還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，當時媽祖廟後面有一座日本廟，很大很漂亮，我常帶一群小朋友在那裡玩。那裡有一片菜園，有一天一個日本中學生說我的同伴踩到他的菜園，就把他抓去打了一個巴掌。後來我們為了報復他，找機會趁機把他推入水溝。這事印象比較深，覺得臺灣人與日本人有差別。

除此之外，兒時的何文杞對日籍老師的嚴格教誨倒是念念不忘：「五、六年級的導師是梶原清磨老師，他很會教學。他教我們要誠實，拾金不昧，當時家家戶戶是不需要關門的。」

由於很羨慕日本兵的神氣模樣，何文杞在高等科一下時，參加了少年飛行兵考試。因為體能測驗很難，又不能近視或蛀牙，所以當時全校二、三百人只有他考上。二年級上學期就參加受訓，然後

何文杞 自畫像 1953
油彩、畫布 53×45.5cm



到基隆等船，一等就是一個多月。沒想到當時正在等的那艘名叫「高千穗丸」的船被擊沉，所以就沒去成日本了。

1943年3月17日，從日本北九州市門司港碼頭出港航向臺灣基隆的超級豪華客船「高千穗丸」載著一千多位臺灣與日本乘客，3月19日突然被美軍潛水艇的魚雷擊中而沉沒於基隆外海，3月24日遞信省公布高千穗丸船上近九成的乘客遇難。

戰時屏東被炸得很慘，學校也被迫停課，媽祖廟四周都燒掉了。何文杞和大嫂等家人就背著一袋米，走到現今位於屏東縣高樹鄉的大路關避難。不久又從大路關到現今位於屏東縣鹽埔鄉西瓜園，再輾轉到現今位於苗栗縣造橋鄉的故鄉淡文及頭份鎮尖山腳一帶，並住在堂叔何允枝家中半年左右。堂叔是位詩人，作品常在報紙上發表。而另一位堂叔何德來過繼給新竹的一位親戚，何德來曾留學日本東京美術學校，是日治時期的前輩洋畫家。何文杞直到1970年到日本時才首次造訪這位堂叔畫家。

除了繪畫、體育、英文及數學的優異表現外，何文杞在高等科一

「翠光美展」聚餐時，何文杞以口琴獨奏娛樂會員及來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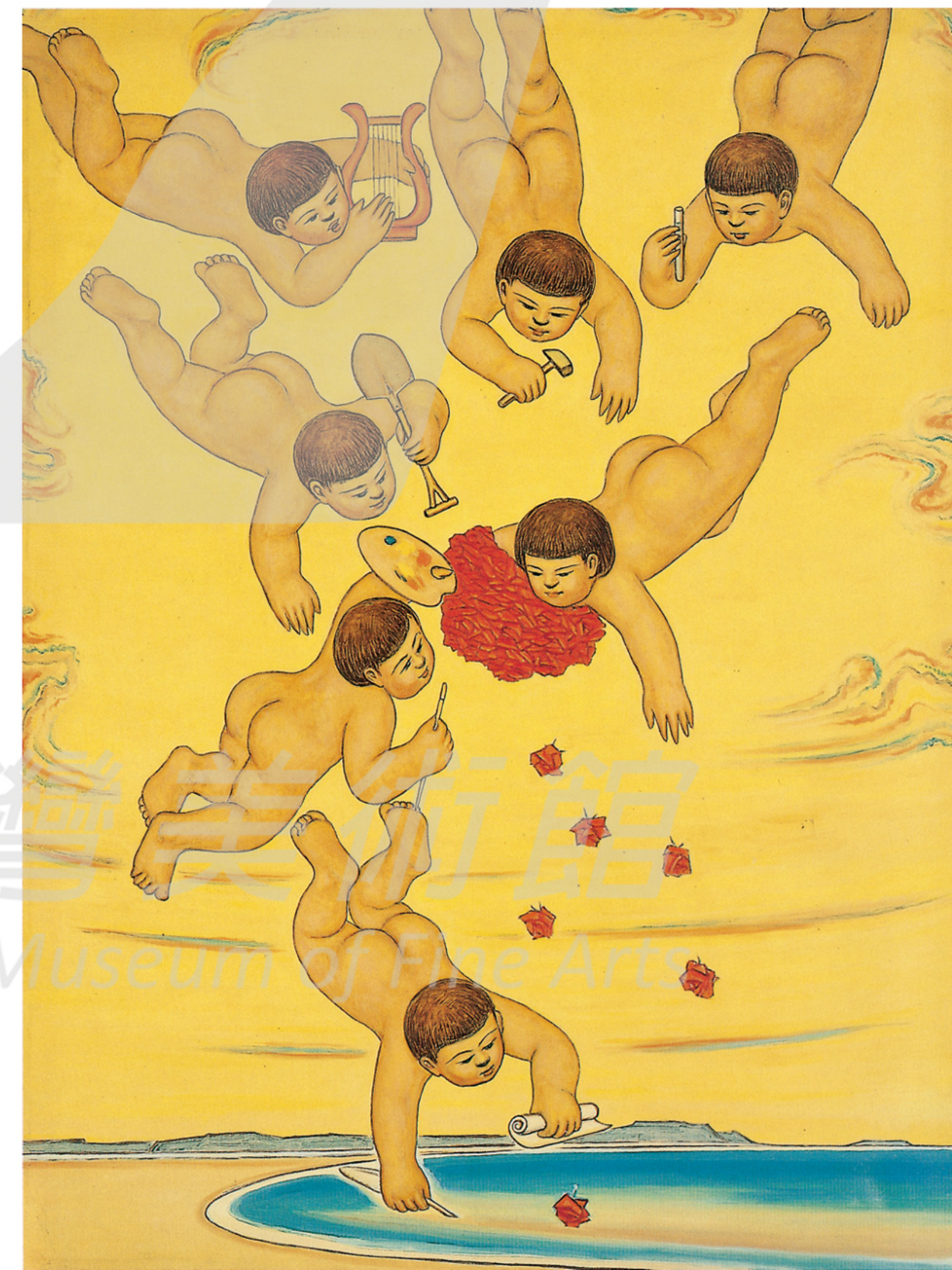
年級時也曾到廣播電臺表演口琴獨奏。而吹口琴的技巧則又是他自學來的，據何文杞的回憶：有一次偷了二哥的口琴來吹，結果被哥哥敲了一下頭以示警告，於是他就自己存錢買口琴，並獨自修練學習口琴吹奏，沒想到他先學會的竟然是伴奏的部分。此後，口琴即成為他最擅長與最喜愛的樂器之一，常在寫生之餘及聚會場合吹奏樂曲，自娛娛人一番。

遇上生命中最重要的人

1946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，何文杞一面在哥哥的肥皂工廠打工，也因為此一工作經驗，後來他在師範學校上物理課時所繳交製作肥皂的報告，讓老師大為驚豔；另外他還入漢文塾，跟隨後來任屏東市參議員的薛玉田老師學唐詩、千字文。同年9月間，何文杞考上了屏東師範學校四年普通師範科，他入學當時所稱之四年普通師範科，後改名為普通師範科預科，入學資格為日制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者，修業年限一年，畢業後升入普通師範科繼續修業三年，合計修業四年。而該預科於1949年停辦。

剛上師範學校時，何文杞的注音考試成績是零分，但因為教國語課的金灝老師是北京人，所以一開始學發音就很標準。當時師範學校有一半的學生是客家人，他耳濡目染，因此也學會了客家語。雖然何文杞父親是新竹頭份人，族譜記載的祖先也都是客家人，但是進入師範學校之前何文杞並不會說客家話。

在何文杞生命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的何夫人，與他在師範學校時有一



何德來 今日仍在描繪和平之夢 1951 油彩、畫布 145×112cm

段難得的緣分。根據何文杞回憶的描述：「她在師範的入學考試上，因為身材高挑，皮膚白皙，讓當時擔任各項體育項目考試的學長裁判紛紛私下加分。入學後，更成為學長、同學傾慕的對象。當時我一心想再升學，因此並未有追求的意念。」、「但是緣分總是很奇妙的發生了：三年級時我擔任自治會風紀總幹事，她擔任副總幹事，每天要記錄學校發生的事情，因為工作上常常接觸，因此有機會讓彼此更加認識。後來聊起來才知道她入學那一年的年會，彼此曾抽中對方的禮物。」

何夫人邱金菊女士自此即成為何文杞生命中最重要的夥伴。為了讓先生沒有後顧之憂，她於任教六年後即辭去教職，居於幕後，全心負起教養子女及何文杞私人祕書的工作。因為經常幫畫家先生處理信件，還曾經發生過一件趣事：邱金菊在為何文杞代筆日文書信時，仍用女性的第一人稱，使有些未曾謀面的日本友人誤以為Boonky Ho（何文杞的英文

〔左圖〕

何文杞夫婦結婚照

〔右圖〕

何文杞與何夫人邱金菊於
1953年的合照



何文杞伉儷攝於花田原野

名字）是一位女士，直到見著何文杞本人才恍然大悟。

事實證明，幾十年來何夫人將孩子教養得個個有成，長女何瑤瑛繼承父親衣鉢，於師大美術系畢業後赴美取得藝術教育碩士及電腦繪圖碩士學位，目前定居美國。長子何琦俊畢業於成大建築系，後取得紐約州立大學碩士學位。次子何琦偉為留美航空碩士，目前在國內研發小型飛機，並成立屏東縣航空科學教育協會及和平輕航機研製股份有限公司。

何夫人出身高雄縣美濃地區望族，他的父親邱智生曾擔任臺灣省第一屆臨時省議員，於就讀臺南商業專門學校時，受教於林茂生教授。何文杞非常尊敬他的岳父，閒談之間多少受其政治思想影響，這也是何文杞夫婦曾一度攜手熱心參與黨外活動的主要原因。何文杞在接受藝術學者蘇文慧的訪談時曾表示：「師母的父親是林茂生的學生，林茂生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，為二二八受難者。岳父常會與我談起二二八及白色恐

怖的種種。這也是造成我關心政治的原因。……我並沒有黨派的偏好，純粹為爭取民主而發聲，解嚴後，人民漸漸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，我覺得很好。」

■ 由音樂、體育轉入美術

在唸師範學校的初期，何文杞一心希望朝音樂或體育方面發展，當時並未想過要當畫家。他白天花二到三小時練習田徑及單雙槓，晚上練習鋼琴。一年級時不但是田徑隊選手，也在班上自組樂隊。他自己編曲、排練（師範學校有音樂課，會上樂理及鋼琴彈奏），並曾在暑假到內埔清河戲院演出。當時清河戲院為了打廣告，聘請他們演奏樂曲，於是大家晚上住在戲院一起練習，而戲院則提供膳食費用。

在繪畫方面的表現，何文杞印象中有一段插曲：「記得師範時期一升二那年暑假，我到圖書館借到一本《日本美術全集》，自己用墨和毛筆畫了五張全開的道林紙水墨畫，一個星期畫一張，後來作品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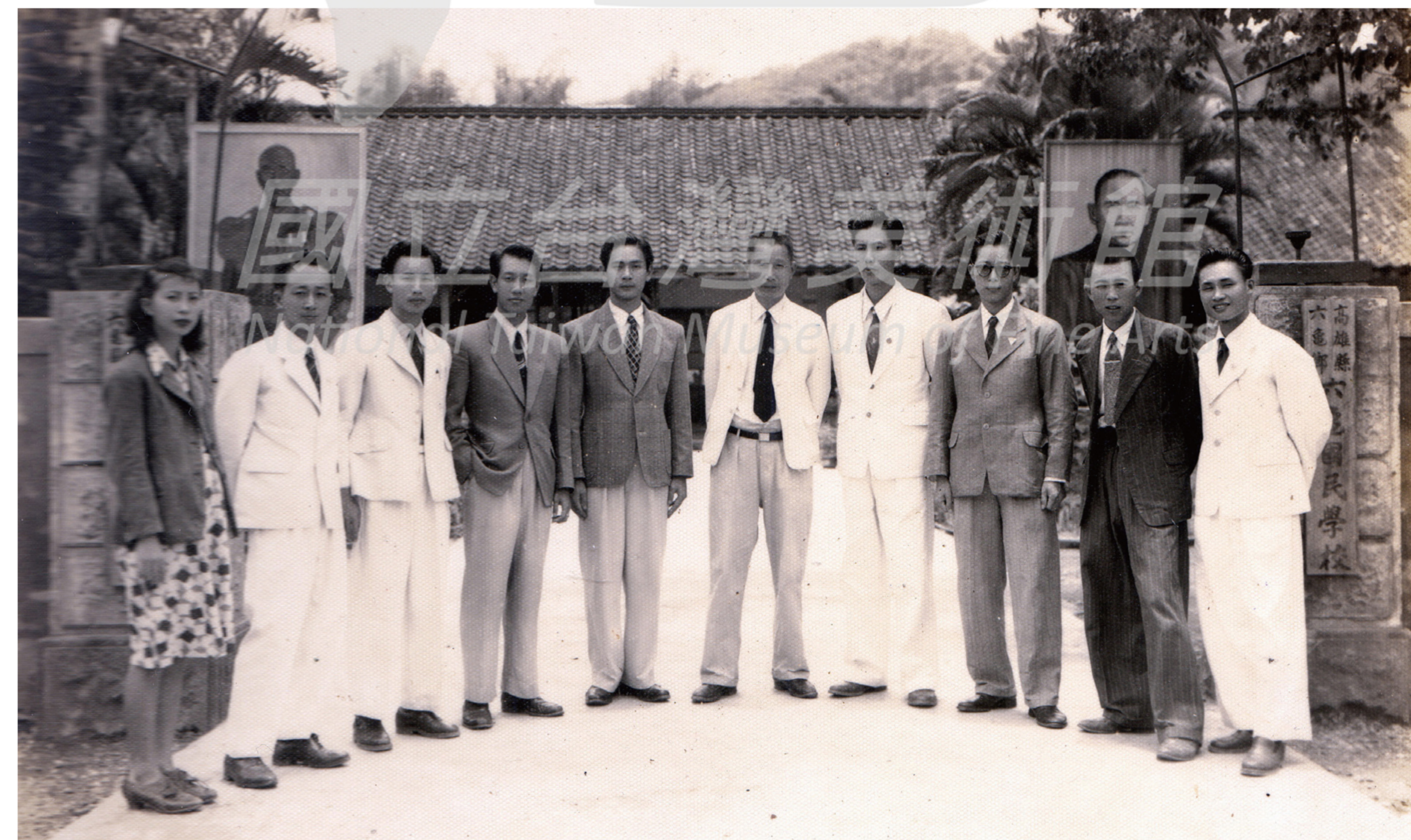
學校展覽會時展出。展覽後被老師們拿去張貼，結果一張也沒留下。」

依據1946年（民國三十五年）8月20日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所頒發的「臺灣省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暫行教學科目及各學期每週教學時數表」說明中規定：選修科目，自第二學年開始，共分三組，甲組科目為「社會教育」、「教育輔導」、「地方行政」、「地方建設」，各科教學期限為一學期，乙組科目為「美術」、「勞作」，丙組科目為「音樂」、「體育」，各科教學限為一學年，各校可視地方情形設置選修科目一組或三組，學生必要選修一組科目，中途不得變更組別……。

二年級時何文杞選修音樂和體育組（丙組），因為一心想考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，而師院要考試唱，他卻只能唱到高音的Re，加上自覺將來教唱可能有困難，因此就改選體育。何文杞自小在體育方面就有很好的表現，就讀公學校時是棒球校隊，也曾指導同學機械操。就讀師範學校時，更曾經在校慶中拿到100公尺短跑第一名，所以決定改考體育系，每天開始勤練各項體育技能。

但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四年級上學期，何文杞因運動過量，生了一場大病（肌肉硬化症），吃不下飯，手也無法正常活動，請了一個月的假在學校宿舍休息。當時他在病床上思考，音樂不行，體育年紀大了可能也不行，於是權宜改考藝術系。但是依規定，中途不得變更組別，而四年級時丙組已經不能選修美術課了，於是從四年級下學期起，何文杞開始自己找石膏像來畫。根據他的說法，那時學校沒有美術教室，石膏像都放在倉庫裡，學校也沒有素描教學，老師雖會帶學生外出用鉛筆或水彩寫生，但並不會給予特別指導。

何文杞與六龜國校老師及校長
於1952年合影



翠光美展與日本大阪沙龍道屯
聯合展出，圖為當時交流展的文宣。

不過，何文杞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畢業回到屏東創立「翠光畫會」時，老師們不但支持並親自加入畫會，這對何文杞是具有很大鼓勵的。此外，2003年何文杞獲頒母校屏東師範學院傑出校友獎，並於校友通訊上刊登訪問他的相關報導。畢業五十三年後，能獲得母校這項殊榮，何文杞深感欣慰。

從屏師畢業後，本來要跟好友傅金生到高雄縣六龜鄉新威國校一展長才，後來才知道新威國校只有一個缺。分發當天，六龜國校的教導主任洪能華剛好到高雄縣教育科洽公，他很希望有師範生能到該校服務，所以極力爭取何文杞到六龜國校，洪主任以「六龜有電燈，新威還沒有電燈……，好朋友如果要見面，騎腳踏車半小時就到了。」來說服何文杞。就這樣，何文杞進入了六龜國校。一到學校，何文杞先幫全校教室布置，然後在牆壁畫上臺灣地圖，並在校門口畫了蔣中正總統肖像及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像。

接著成立樂隊，並與另一位會吹笛子的老師成立了笛隊。在運動會時，又指導全校表演大會操，為整個校慶活動添色不少。此外他也協助整理圖書室，並在中午指導有興趣的學生畫畫。何文杞剛進六龜國校時教一年級，第二年改帶六年級，他每天義務幫學生補習到六、七點，還免費提供參考書給清寒的同學。晚上還有一、二天要上成人班的課，因



1966年「翠光美展」與日本沙龍道屯第一次聯合展出，圖為日本代表來臺時留影，右起為何文杞、庭田主事及美術教育家辻正人。

【關鍵字】

翠光畫會

翠光畫會，是何文杞與蔡水林、傅金生、潘立夫、戴成仁和李石夫等人在屏東創立發起的第一個畫會，成立於1960年3月。

在50-60年代，當時臺灣國際性的美術競賽，以及各項展覽的地點均侷限在北部，能提供青年藝術家晉升檯面的機會僅少數巡迴至中南部，但均未及於屏東地區。屏東也許是地處偏遠交通不便，也許是農業立縣文化刺激較少，更可能是專業畫家及師資缺乏，位於臺灣最南端的屏東鄉親參展的機會並不多，而畫展在屏東更是難得一見。

誠如何文杞所言：翠光畫會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開闢一條康莊大道，讓會員們畫藝進步之後，可以經過這條大道通往全國性的發表園地，1970年以翠光畫會會員為基礎，另外又創立了臺灣水彩畫協會，每年舉辦水彩畫於全臺灣巡迴展。事實上，五十多年來翠光畫會連續不斷在屏東、高雄、臺南、佛光山及日本等地舉行翠光美展，並在2009年1月17日至2月27日於屏東科技大學藝文中心，舉辦了第五十二屆翠光美術展覽會。

會員們均深刻感受到籌辦畫會及維持畫會運作的艱辛，對於何文杞多年來無怨無悔的投入，深感敬佩。根據現任副會長林克嵩的回憶，早期他常與何會長到處募款，看見會長為了籌辦畫展不辭辛勞到處奔波，偶爾碰壁仍堅持到底，心中真是百感交集。

畫會申請之初以「翠光畫會」名稱送審立案。根據何文杞的說法，以「翠光」命名的原因是眼見青翠山色的大武山脈，在太陽照射下呈現令人眼睛發亮的翠光，使人心胸為之開朗而得的靈感。但審核結果卻改為准予成立「屏東縣美術協會」，原因可能是為了限制畫會自由運作，而以全縣的名義來約束。當時縣府並無經費支援，於是大家最後決議不採用「屏東縣美術協會」的名稱，而以未申請登記的「翠光畫會」名稱成立。直到2003年屏東縣政府有感於歷史如此悠久的畫會，在藝壇上誠屬難得，故請何文杞重新辦理立案申請。並於2004年正式獲准立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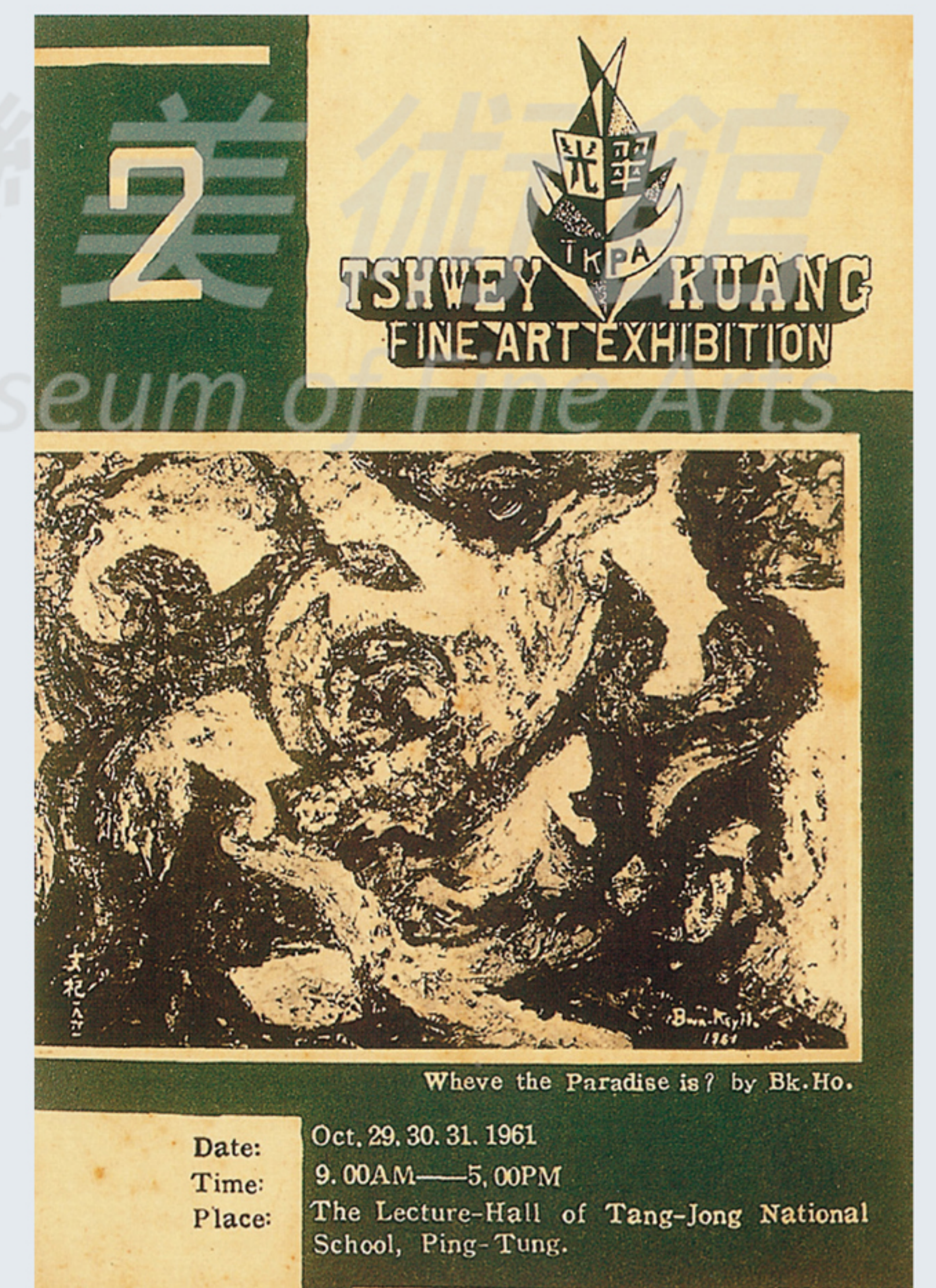
翠光畫會默默地在臺灣最南端努力地經營著，雖然在「從臺北看天下」的宿命下，沒有得到應得的重視，在現代、後現代、當代藝術的衝擊下，還被人歸類為守舊的藝術團體，但幾十年下來，對南臺灣藝術教育的推廣，絕對是功不可沒，而何文杞正是翠光畫會得以成立、延續及發展最重要的推手。



第一屆「翠光美展」畫家合影；前排右起為：白雪痕、汪乃文、張效良、羅博平；中排右起：蔡水林、林作雄、莊世和、陳瑞福、張志銘；後排右起：池振周、潘立夫、何文杞、陳處世。



第六屆「翠光畫會」聚會時留影



第二屆「翠光美展」畫集由何文杞設計的封面，中間的抽象畫是何文杞作品〈何處是樂園？〉。

此課後才有時間看自己的書。當時他的班上有兩個學生考上高雄中學，破了學校紀錄。其中班長江志祥因家境較差，父母不希望他升學，何文杞親自帶他參加考試，並代為解決車費、住宿的問題。

江生非常感謝何老師，小小年紀曾立下志願，將來賺了錢要買一部車答謝老師。不過最後仍因經濟因素選擇旗山補校就讀。那一年全班都考上學校，家長有的拿一大袋煮熟的花生，有的拿一堆番薯或玉米來答謝他。後來何文杞調到旗尾國校，不久隨即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）就讀。

何文杞在六龜國校服務時，遇見師範時期的國文老師林興才和他的夫人，林興才老師辭掉教職到六龜來傳教，邀何文杞參加教會唱詩班。由於是老師的邀約不好推辭，自此開始接觸教會活動。當時他為了想加強英語能力，所以選看英文版的聖經，並常藉機會與外國人對話，因此使何文杞的英語能力大為進步，並進而成了基督徒。

教書的第一年快結束時，屏東師範學校的校長張效良到六龜訪視，六龜的校長大力讚揚何文杞的貢獻與努力，並向張校長推薦何文杞的畫作，張校長因此攜回何文杞約百張八開水彩作品，於1951年在師範學校校慶成績展覽會時展出，當時張校長交代學生劉武雄用一張襯紙貼四張作品的方式排列展出，這可算是何文杞的第一次習作展。可惜這批作品均已流失或毀損。

■ 在自我摸索中勤練繪畫基本功

何文杞自小在繪畫方面就受到老師的賞識，好探索、勇於嘗試、不畏困難的個性，讓他在正式進入藝術系前，已經以自修的方式作了許多嘗試。在師範學校就讀期間，何文杞開始較有心地作畫。依他本人所述，十七歲開始作畫，十九歲即立志做畫家。1950年師範學校畢業時，何文杞便放棄在屏東市區任職的機會，一面申請到高雄縣六龜國校任

教，一面自習寫生繪畫，並準備投考當時唯一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。

何文杞在〈我的繪畫歷程〉文章中，清楚地陳述在自我摸索期的心路歷程。他1946年考進屏東師範學校，就讀四年制的普通科。這四年間對美術、音樂、體育、工藝都發生過濃厚的興趣，既練小喇叭，也練鋼琴，又練田徑。丙組雖不能選修美術課，他卻孜孜不倦於石膏像素描；再加上二年級時，大哥送他一盒水彩顏料，是日本製的龍牌十四色水彩。何文杞如獲至寶，更專心靜物、風景、人物寫生，畢業前夕便選定繪畫作為終身努力目標。

師範學校畢業，何文杞志願到山明水秀的六龜國校教書，立志每天至少畫一幅畫。星期日帶著飯盒到山谷中寫生，刻意觀察描寫連綿的山峰、彎曲的溪谷，從自然的模仿中領悟自然的和諧和韻律。何文杞不斷為畫藝精進而努力，期間屢因遭遇問題不得解而困擾，他回憶當時常在思索：近處的竹子和遠處的山要如何才能將它們分開而不會黏在一起？當時很少有作品可供觀



【右頁上圖】
何文杞 六龜國校 1956
水彩、紙 39×54cm

【右頁下圖】
何文杞 香蕉樹與碾米廠
1948 水彩、紙
25×17.5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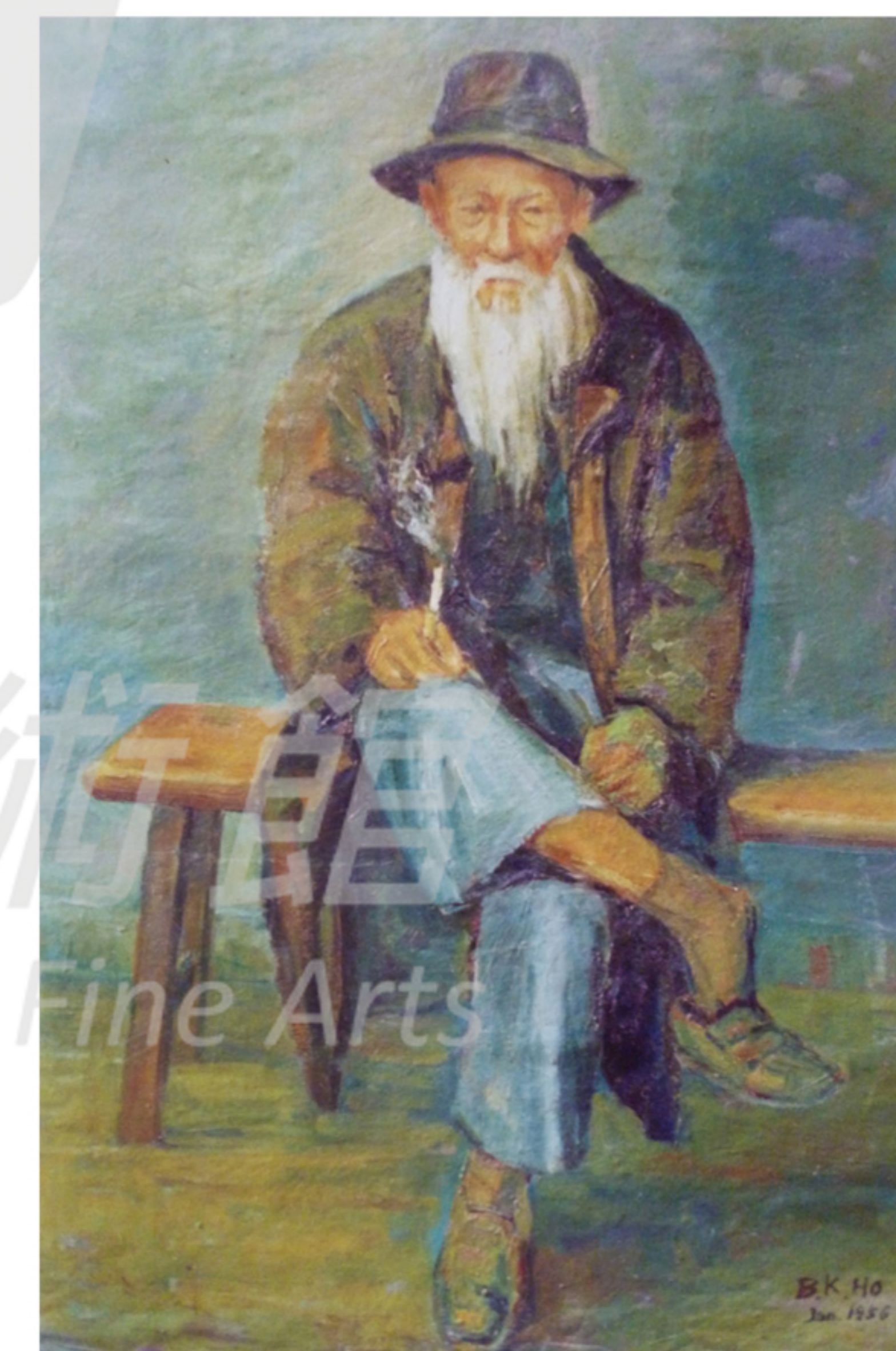
何文杞 蓮霧 1951
水彩、紙 17.5×22.5cm

摩，何文杞因此發誓將來一定要返鄉辦畫會、開畫展，來改善藝術環境並提升家鄉的藝術風氣，讓鄉人有畫可看，學生有作品可供參考。

1948年的〈香蕉樹與碾米廠〉（P.25下圖）是何文杞難得留下的早期作品。用的是大哥送的龍牌水彩，左邊留下尚未著色的鉛筆痕跡，顯見這幅作品似乎還未完成。此時何文杞的筆觸生澀，用色變化不多，天空與地面的處理也顯草率，不過構圖還算有趣。從綠色香蕉樹葉圍成的菱形觀景窗望過去是紅色的碾米廠屋頂，因互補色的運用，增加了畫面的可看性。相信當時他對這張作品還算滿意，所以特意將它留了下來。

在1950年〈帽子〉一作中，何文杞對物體的形態及明暗的掌握已初具模樣，水彩的濃淡乾濕處理也有一定的水準，惟以藍調為主，淡彩作品較缺乏色彩變化。〈休息時間〉是他對班上學生的速寫。流暢的線條，豐富的肢體表情，足見何文杞在進入藝術系就讀前，靠自學摸索，素描技巧已有一定的程度。所以何文杞在進入藝術系的第一年結束時，素描成績已在班上名列前茅，並不令人感到奇怪。

藝評家謝里法在為《何文杞水彩畫集》寫序時，曾特別提到：「學生時候所以特別注意他的作品，是因為聽到同班的『評論家』吳文瑤說



何文杞 老人 1956
油彩、畫布 91×65cm

[上圖]
何文杞 帽子 1950
水彩、紙 17.5×25.5cm

[左下圖]
何文杞 休息時間 1951
水彩、紙 17.5×25.5cm

起：四年級有羅慧明、樊湘濱、劉文煒和何文杞等四人的水彩最好。這句話引誘了我站在『系展』中展出的何文杞畫前觀摩了好久，也因此對他的畫有了較深刻的印象。」可見何文杞在進入藝術系前，靠著大量的寫生，已磨練出相當的繪畫功力。